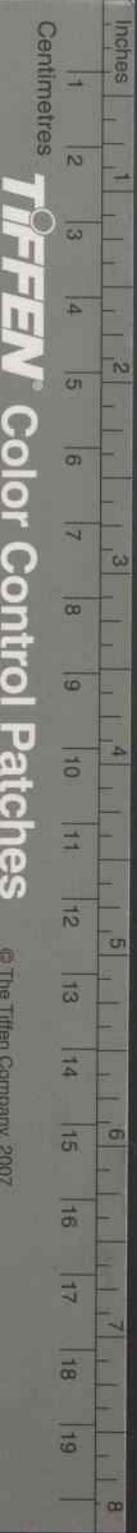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265
2245
221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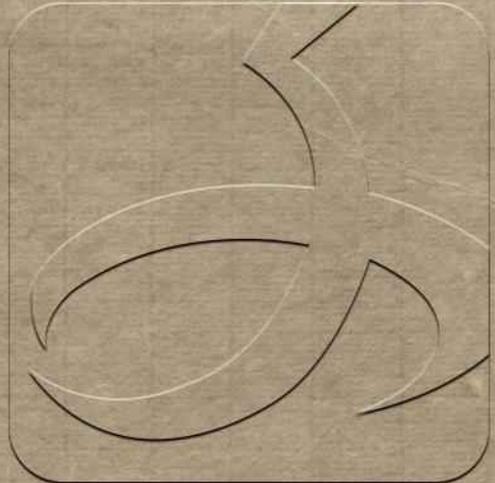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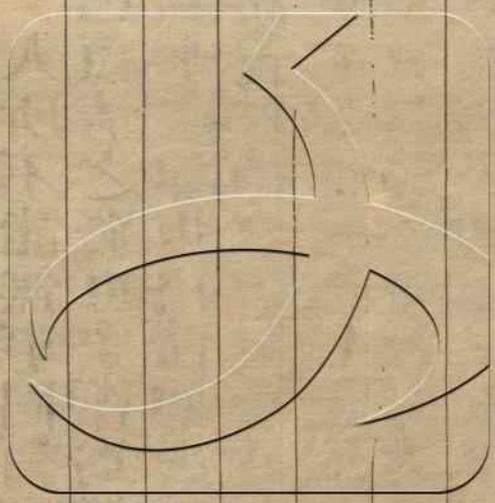
雜記類三

無怒軒記

怒為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為難而怒為甚血氣蔽之
 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為禍也烈矣吾
 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
 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
 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
 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即行猶可中止言
 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
 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恆止之地即以是勝之

李紱





紀虎尾溪

藍鼎元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黃河多紅
 泥翻波其水赤虎溪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
 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河文石然溪底皆淨沙無實土
 行者須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至胷以
 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起遂滅頂矣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
 秋漲潦有竟月不能渡者余以辛丑秋初巡斗六門而北將
 之半線至溪岸稍坐令人馬皆少休已而揚鞭疾馳水半馬
 腹牛車皆騰躍而過亦奇景也溪源出水沙連合貓丹蠻蠻
 之濁流為濁水溪從牛相觸山間流下北分為東螺溪又
 南匯阿拔泉之流為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阿里山過竹脚
 寮山為阿拔泉渡西入於虎尾四溪牽合錯雜而清濁分明

國朝文金 卷四十八
二
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惟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
無常也東螺溪天然劃堊竊謂諸羅以北至此可止宜添設
一縣於半線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雞籠山後七八百里歸
半線新縣管轄然後北路不至空虛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
民生大有裨益不知當局可有同心否歧予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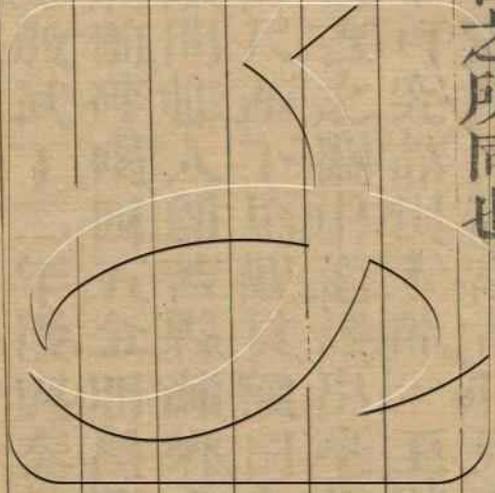
重修通州學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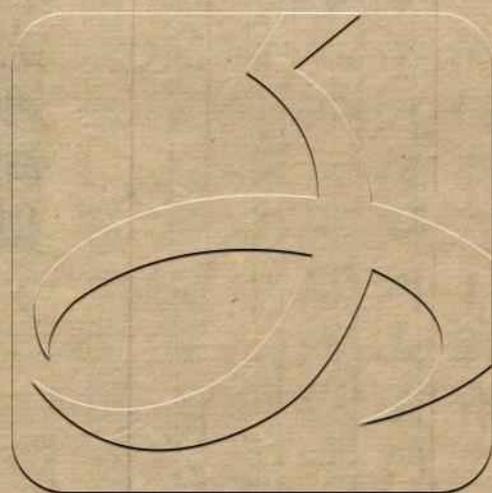
李 璫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官釋奠於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
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於瞽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
并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菜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
詔國子監立孔子廟抵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邈迤宋明
制愈滿廟後有啟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
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爲教職所居出蒞明倫堂藏書尊經
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干戈羽籥於東序詔禮
於瞽宗詔書於上庠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嗟乎紺
宮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子若懂同古之先師暫
設薄獻固爲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興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
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肆於家聖道之分岐而蔑略或亦由此

通州南倭會通河東扼榆關北嶺古北黃花諸險塞滙吳越
 楚豫齊魯漕糧灌輸京師為環海要區殊方廣洋奇怪珍錯
 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
 毓於人多雄濶而沈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
 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濶流為浮華沈深變以機械其須
 陶而淑之非可沓沓視也今江甯巡撫吳公以康熙三十六
 年守是州建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
 終不忘自吳齋百金且屬坐糧廳吳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
 永道張公州刺王君各捐金並紉闌運諸文武官以及邑士
 共得若干移戟門磚木修學署大門暈飛鳥革泮池濬深砌
 高頓煥舊規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恢壯之以故材令修學
 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為生童游

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造士各殫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非斯
 之謂歟堪幸覩其成當事者畱之講學訓士而以疲瘵不措
 乞去乃王君亦陞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學勿負盛
 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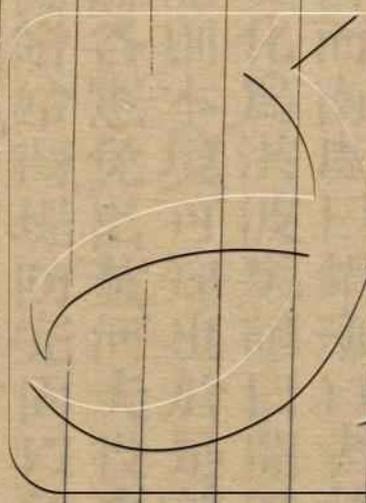
游瀨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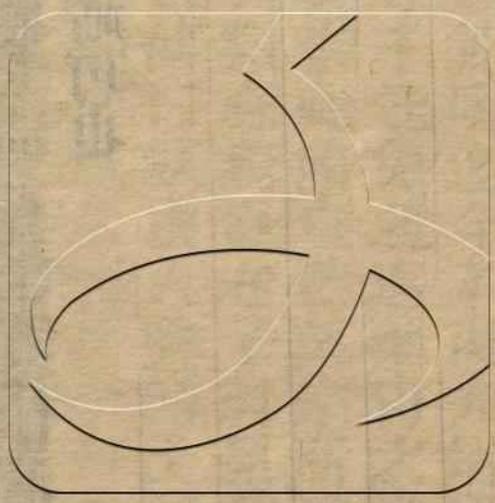
朱書

古苦縣瀨鄉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太清故宮在焉祠老子也老子實生於此云予讀史見唐元宗宋真宗時祀老子極侈祥雲甘露降太清宮者時見書甚且得天書頒示中外恢奇怪迂不可究詰恨未能一至瀨鄉覽其宮闕廟祀之勝乙亥八月初吉之關中道誤出亳州西四十里有邨邨東南穹碑高十許尺亟下馬觀其額曰大宋重修太清宮之碑文磨滅不可識問邨人即苦縣瀨鄉也碑北二百餘步有老子廟甚庠隘廟前碑碣四五金明昌閒亳州州正胡筠記猶完好謂老子生殷武丁二年後與秦獻公論周秦分合曰太史儋儋即老子也子孫數世官於朝餘碑刻唐追尊帝號制詔歷代御製老子讚又刻道德經於石予觀望久之度舊制

宏鉅占地數百畝爲前後兩宮今皆禾黍矣嘗考太清宮之祀始盛於唐再盛於宋金元仍之代有增飾蓋千年矣小明王韓林兒撤毀荒廢迄今不復夫譚學莫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元宗祖老子能免遙遙華胄之譏邪趙氏興睢汜閒去老子居甚近其崇祀固宜然真宗所爲則已誣矣二君者好恢奇怪迂故其類應焉豈老子真見靈異哉何昔甚顯赫而久寂然於今也傳曰妖由人興傅士刻木肖人形跪拜日禱之久則能禍福其民以自饗其祭有卓然不惑者毀去之蔑如也如此者衆矣山東濟南府西南七十餘里有山曰五峯巖幽木森鄉人奔走相望曰老子生處也彼非老子生處而祀之勤此老子生處而一敗不復振其興其廢殆有時與抑凡事固樂其假不必問其真老子之靈亦姑移於彼與明太

祖嚴厲威刑以懲不恪及讀道德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憫然而止盡除五刑以外法嗚呼仁者贈人以言雖人與骨化而天下俱尙受其賜宜其廟祀之崇也予無意中得至瀨鄉甚喜又感太清宮荒廢益信瀆祀無益故記之以告世之人祀而無所可也





潁河孔家口築堤記

沈近思

潁水在縣西十五里俗名渚河源出登封之潁谷過禹經許
 由縣西北入境至風溝灣陡折而南至小商橋又折而東至
 黃連城出境入西華縣界至清水鎮會沙河入蔡達淮其來
 也浩浩乎二百餘里其去也一線細流耳每至淫雨水勢暴
 發當河之陡折而南處曰鍋壅口者勢易決決則水直走而
 東而縣之四境化為洪波矣諺曰開了鍋壅口淹了西華與
 陳州西陳既淹則本境可知也於是前令郭公孝梁公潢俱
 詳請總河巡撫各憲免出黃河夫役專脩本縣鍋壅口并請
 命西華陳州協脩始得堤防完固以免水患近年來鍋壅口
 之上百餘步曰孔家口者地係許州界內又復冲決許民被
 害者三潁民被害者七水發時潁之黃岡城皋北王西張圍

龍北陽六保田禾悉被湮沒近思於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下車甫一月鄉民紛紛以潁河孔家口來控云被害三年矣余詢其地則隸許州是以因循未脩也四十八年大水東西六保之地一望汪洋余目擊心傷明年春請於州願出夫十之七以脩堤岸是時有阻之者曰歲荒人饑毋興大役厲民實甚余曰否否水復出則民命盡矣何厲之爲爰自捐穀二百五十石勸紳士共輸二百七十石計每夫日給穀二升以作工食一時民皆踴躍赴功裹糧宿境外操作無倦色日役夫千三百名越二十日而堤成計長九十九弓五尺厚二十四弓高二丈沿堤插柳以固其址是年水發時沙漲護堤增厚丈餘堤不傾圮歲獲大熟皆神力也民歸功於余余方愧前次之因循而害我民今幸天時人事相協成功非神之助不

及此因以少牢祀河神祈永保焉是役之興司其工者義民程禮劉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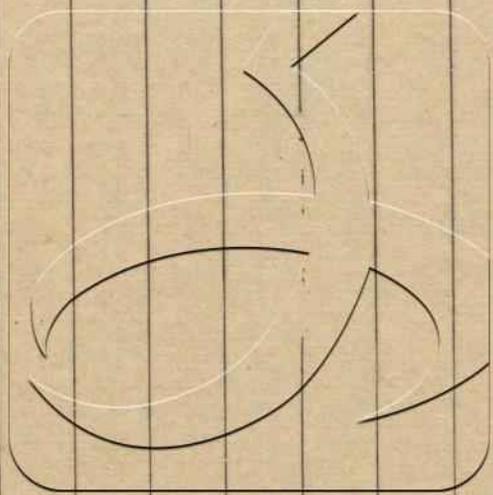
潁葛岡社學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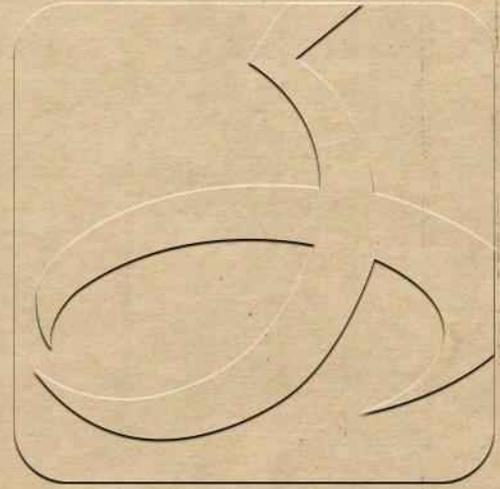
沈近思

葛岡村在潁之西偏土瘠民愚一村之中不獨無讀書俊秀即求其略識之無者而不可得矣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余循行至其地王生作梅偕其弟作哲請於余曰斯地朴鄙望設義學以教之余諾其請時少憩古廟王生指廟旁隙地曰此官地也地有大榆木一株若得奉我公命伐樹爲梁可蓋屋三楹以爲講習之所其費不過數金余欣然捐資如其數以予之王生經理無幾日而義學成予顏之曰葛岡社學因捐修脯延師訓業其中一時從學童子二三十人屋不能容則爲灑掃古廟餘房以坐之予頒示學規每一人授一書程令

其填寫日課於下四時之季諸童赴縣呈書程簿予按簿挑背試其勤惰諸童俱遵予命每當背書之時或八歲九歲以上十五十六以下其父母俱爲製衣帽其坐牛車赴縣各將書程并所讀書次第呈上予按名抽背皆能如法背誦其有書聲琅琅如瓶瀉水卓然不羣者予加給紙筆以獎異之期年後子弟彬彬知書識字而各家父兄亦皆化爲馴良早完糧稅恥與爭訟子游所謂學道易使豈不信歟王生復請曰公之捐資止可一時非可經久曷置地以爲修膳余因買地四畝王生亦輸四畝鄉民程璣助二畝歲令王生收子粒以爲延師膳薪五十二年夏予因陞任南甯將去社學之師率諸童三十餘人共坐牛車赴縣送予并請予一言予告以孝親敬長讀書耕田無忘造就之意因書此付之使識其設學

之始末云





別建曾子祠記

方苞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諸暨楊三炯以宛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卽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予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祀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予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所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

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
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
苟有人心者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
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
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
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配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畱一
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此三炯之志也

仁和湯氏義田記

方苞

仁和湯少宰西厓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
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柩以歸請予記之
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
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

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饑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
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
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
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况族人乎是以平
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
鄉邑之閒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
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
聽命過愆辨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
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
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
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
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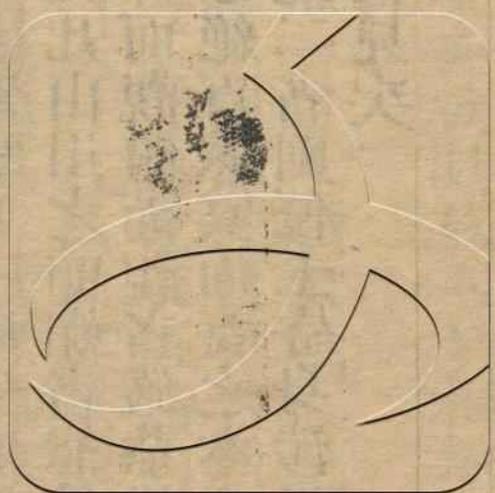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卷四十八
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尙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勗於范氏之家法也

游鴈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鴈山越二日而反古跡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桺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峯其崖洞非不秀美也

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疖臙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畱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已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復表功祠記代

儲大文

登州表功祠祀明戚武毅公也公奮迹武科襲世官南平海
 寇北鎮薊勲至左柱國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為明中葉名
 將及其沒也久而建祠於里第有司春秋肅祀載在令甲而
 裔孫貧弱不能守第轉售人祠亦寢滅公之神無所棲止者
 日四十年康熙丁亥冬十月予蒞試登公會孫可先以復公
 祠告予憫其窮括俸銀得二十四銖者凡十知蓬萊縣劉君
 暨諸生伙助之於是祠復歸戚氏知登州府王君實任丹墀
 之役功適有成而予為記其時月且系之以論曰公之於瀾
 於閩於粵也炳炳琅琅功書史策獨總理薊鎮邊陲息警練
 兵繕牆以不見匹馬為功當時部臣司議無所課功厥功上
 上當矣而旨未暢也昔世宗中年主察相欺政事滋亂南北

之兵交於兩畿都城數被圍其不為己已之續者幸也及穆宗嗣位德無以加於其先而疎暗倍之乃自關以北銷鋒灌燧以迄神宗享國日久而大牙薊門城堡至五十年無斥堠之警近日論世者恆以始議封冊首庸蒲坂嘉魚兩司馬且謂宣大諸制府羈縻忠順之功豈知薊遼二鎮授任得人而公屹立巖疆腹背京輦實有以攝其氣而弭服之邪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采管子曰任賢而使不肖參之此最害霸當公之繕薊邊牆也朝臣多持異議張文忠公力斷於內乃克就功為數世利公亦用此受上賞故文忠翊贊功度越有明諸相而其牢籠二鎮也尤得任將之道自文忠沒公亦以人言移鎮枋國者多妮妮無他遠畧軍備日弛及神宗季年搶攘倥偬議者復思公功乃錫今諡文忠亦旋易名將以風厲

勞臣愧世之挾持浮說而非其實者而國事不可為矣嗚呼江陵獄竟而吳縣四明之黨興南粵謝事而淳氏朝鮮之難作予反覆公傳旁稽明史不以提戈斬級獨於威九邊而利再世者三致意焉竊歎公功尤高而祠而表之者之宜拳拳也戚氏子孫尙知謹守哉若後之吏茲土者胥克無忘予尤有竢

車戰

儲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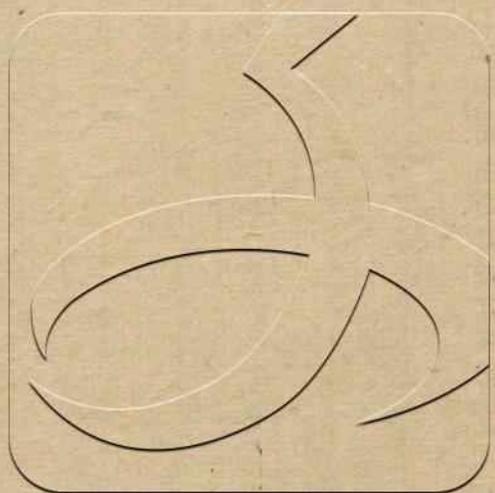
戚武毅俞武襄皆善車戰穆宗時武毅總理薊昌保定練兵嘗疏曰薊鎮之地有三平易交衝腹內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翳邊外迤北之形也戰於平原莫過車戰於近邊莫過騎戰於邊外莫過步三者俱備乃可迭相為用又曰三者雖各自為用然亦必相

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而
強騎爲奇兵隨時指麾其勢蓋兼資也車之上爲女牆以捍
矢石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戰則不應或虜
大勢至五十步則火器齊發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其
遠者不離車五步倦則少休車內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
如環無端虜之弓矢馬力弗能當也而論變用車六敗之法
尤可謂動而不括其說曰臨陣心亂火藥自焚一敗也今置
火藥於別車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車釘於土
人避於中虜得聚攻蹈犯集薪燃燎二敗也今用車以戰行
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者車制不如法守
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敗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
衛戰士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攻則不及

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
之則亡往者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兩虜數萬騎四面環攻
小敵之堅悉爲大敵之擒四敗也今用車必十萬或五萬各
開馳道星碁錯峙高下原隰占地十餘里虜四面環攻勢分
而弱我面面足以制之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
協救此四變也車戰宜平原而薊多山險或不能用五敗也
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以車塞險遇險
尤利有如地容數車則數車爲一營地容百千車則百千車
爲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於險仄
而遂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
不習畏敵而不畏將使之用車卽專恃車以爲命六敗也今
且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有必死之志不專恃

車而藉車以爲導此六變也夫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車營正守險之用也三者合練虜不能衝突此節制之師也詔下督薊遼譚襄敏議襄敏議如武毅指於是命習車戰與南兵敵臺之議互爲表裏而練兵功卒成薊鎮不警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謫大同立功劄獨輪車用人推挽翼以步騎上下山坡拒馬便利神宗初大同巡撫李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命武襄僉書後府領車營訓練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然則武襄之學於趙本學者固不止得水戰之秘而武毅製鴛鴦陣隊長執牌居前軍士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襍攻守互施變化若神殆囊括車戰步戰騎戰之法而用之有偏全陳之有次第所謂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擊虛南北水陸一機也漢衛青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

馬燧車制古今論兵多祖之宋李綱欲禦金人鐵騎劄子論之尤詳其要語曰古人名車曰革車蓋冒之以皮防敵火攻耳此又與武毅置火藥別車之說互爲表裏惜房琯劉秩輩雅不講其法而世又以瑄秩而并訾之也



重修求忠書院記

黃之雋

華亭縣治之西有書院曰求忠以祠明忠臣方正學先生蓋
 建於萬厯閒楊御史廷筠張守九德修於崇禎閒某御史近
 稍荒圯矣督帥一等侯咸甯張公飭材庀工整齊崇煥之學
 使侍講韓城張公扁之曰名教綱維而試士以碑記於是求
 忠書院如始建如正學復生而寢處笑語於中也予惟靖難
 時事文皇以桀鷲之材而處強國藉口削藩逼兒子而攘其
 位自以爲子紹父業有所當有耳故讎視忠建文者而惡
 之特甚乃建文諸臣亦惡文皇之所爲甯滅死不悔若鐵鉉
 暴昭黃觀景清之徒位爲大臣引分趣死下至補鍋樵乞之
 民投水赴火如歸而謂高帝所畱貽以輔幼主如先生者肯
 委蛇事二君效管仲王珪之所爲哉或謂文皇草芥諸臣

隆禮先生顧衰麻擲筆以激其怒以八百七十三人之命成一
一人之名覆宗殄祀未免過於義傷於仁且先生之前文章
節義冠一代者莫如文信國信國所遭者元祖也不過斷首
燕市文皇學識不讓元祖其讎忠賢未必過元祖矧此時非
有易姓遷祚毀宗廟變社稷之事也而諸賢束縛馳驟之使
無地可容如先生又其甚者也故激而爲刀鋸鼎鑊之奇刑
以糜其軀甚而殲十族烏得謂非賢者之過嗚呼墮名教而
弛綱維由是說焉啟之矣聖賢之身爲萬世而生非計一時
也君涖大位而逐之父傳嫡孫而奪之先生以爲文皇材可
輔明運可昌吾道可行功可立而君父大倫必不可亡也甯
覆宗殄祀勿恤以植綱常於萬世故李自成之變殉難者如
林是先生風之也受禍尤烈故風感尤神有信國以存其國

有正學以存其君此大中至正之道而豈過也哉然則尸祝
滿天下而祠於松何與蓋先生族雖滅一幼子遁於松爲余
姓既蕃衍遂復其宗於是先生之裔不在台而在華亭彬彬
然興於文學天之佑先生宗何嘗覆而祀何嘗殄哉兩張公
之飭振之也所以式邦大夫士崇節尚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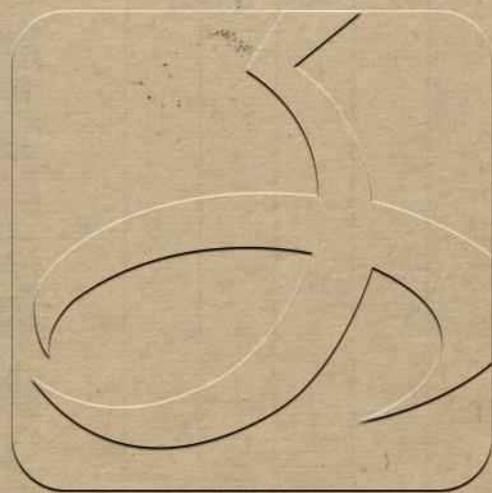
泛舟瀟湘記

黃之雋

自湘潭之衡之永至全州溯西南遊江水而行永州以下爲
湘水以上爲瀟水其水曲折與岸往復舟中環顧疑若四面
俱斷既繞而出直不咫尺旋又曲去迴視後舟之帆若從岸
上來者帆之風乍順乍逆窗之日乍左乍右東西南北步步
易嚮故行瀟湘間日最久江水澄澈經冬縮潦清激彌甚石
子磊落於江底色色呈露酈注柳記不誣也既淺而流益駛

岸躑石齒錯伏豁闢水漱其齟潺湲淙淙厥響維厲以警新
客水之概衡永開如一而山則衡州之南嶽七十二峯也綿
數百里如雲罨半天至永州諸山極皺秀瘦透之致緣岸相
逐江皋水步都無坦碕危巖壁削怪石森豎青黃黛綠隨色
所現如倚如墜如垣如堞漁舟泊雨於嵌空之下茅舍炊煙
於坳突之上便疑方壺員嶠去人非遠長林灌木紅葉翠柯
濃染密綴不因寒損其餘平沙荒渚蕪衰草皆具騷楚之
景時有積雪巖積於遙峯連阜之閒峭筍邃冷描繪轉勝遊
目四望畫屏隨面而列昔子厚居永記永山水最多予過永
欲畱所睹於篇什而未悉其名問諸舟人土人皆不知由桺
所述證吾所經其肖也酷烏知冉溪袁渴西邱石澗非卽在
耳目閒耶卽不然當亦不大過是矣曾泊舟一所人稠地勝
畫矣

名曰石期者又烏知非所謂石渠訛而爲石期者耶將至全
江中多用竹石以壩水水聲彌厲舟愈難上岸旁水輪因波
自轉舟師振柁過之而歌欸乃皆天趣也大抵瀟湘之閒水
紋石皴岸容樹態真化工之爲畫工予泛舟於其中悔未學
畫矣



重修尊經閣記

陳祖范

宋張伯玉記吳郡學六經閣云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尊經名閣蓋昉於此閣之下曰南華堂取朱子吳公祠記謂子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自古已然與今尊經閣爲學宮通名而南華堂則緣乎言子他處不得而冒以有朱子之言也夫所謂南方得其精華者蓋亦惟經學是謂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主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朱子之言所本也由此而推宋室南渡眉山著述流行於北程張理學獨盛於南其亦南方得其精華

者與今者道一風同家遵 欽定之書人奮窮經之志無復
南北區別久矣而吾邑獨以言子故里得居南華之號詎不
美哉稽舊志閣有貯書千餘卷歲久殘缺十存四五閣亦上
兩旁風日就圯壞師儒絃誦之所鞠爲園蔬薪刈之場邦人
士共有責焉歲壬申教諭吳中衛自元和司訓來遷思率作
興事以張厥職會有封知州錢翁飛鵬年八十有七矣慨然
曰此正務也豈不在我遂輸家財通庠門左右廊廡皆葺而
新之兩月而竣約費千金有奇封君用勤儉起家見義勇爲
不以老耄自諉可謂加於人一等而吾鄉子弟亦宜三復朱
子記中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夫苟卿以目子游
氏之儒未必有當而朱子引之則或有感於當日吾鄉風習
而言況又數百年以至於今乎工成宜有記予參執筆謹述

舊聞而錙于申之如此

擬國子監司業廳壁記

陳祖范

太學異名璧雍成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鄉學之秀而
升者咸學焉不專國子也周官以師氏保氏教養國子猶鄉
學造就人才爲選士俊士而二途總會於太學其專號國子
始晉咸甯時夔典樂以教胄子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
舉國子以該俊秀非漏也其易學爲監自隋始監爲官司之
守於義狹不如學荀卿以老宿在齊三爲祭酒祭酒之名蒙
此矣隋初置司業副之唐歸崇敬爲司業建議云祭酒司業
之名非學官所宜記曰樂正司業業者柎虞大板今學不教
樂於義無當其說雖有典據未免迂僻唐時學制歐陽詹張
博士講禮記最分明云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太學師長序

國朝文錄 卷四十八
三
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選餘師長序天下秀彥各
自其館詹爲四門助教云四門助教歷久乃得太學助教太
學助教歷久乃得國子助教蓋遷限之遲如此今則無此區
分等級國子監直太學之別名耳 聖天子廣厲人才俾海
內勸興於學至有未登仕版躡躡國子監司業者蓋異數也
如歸崇敬之所考所司不過樂工之職如以爲事業之業則
業亦廣矣大矣司之者將何所操持而後無忝厥職哉

風陵記

胡天游

蒲阪之古封河東之舊縣大陸重負洪流俯奔南望潼關遙
岸前直層阜孤崎巍然崛鬱則妣媯有陵實昭異於終古焉
案三皇首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其神怪不測有大功德於民
其生有都其葬有所妣媯氏於正無統五德無序雖名號具
著意遠荒不可得究然推核古史曰女希惟太昊之媯襲木
勝主東方大哉鴻功無名先元律於涿鹿尙九載於高密矣
是以商周而還秦漢世祀稟神服教豈惟百年遠古歲邈謠
俗晦譌故戴延之以爲風埏或又稱軒轅元臣風后是宅安
知栗廣爰化主夫皋祺因姓紀號是爲風陵夫固視橋山以
永尊並廣陽而爲望乎陵先在陝關鄉尋劉昫唐舊史天寶
十一年大雨晝晦墳忽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風

雷夜聲既明馳觀更復涌出上冠巨石雙柳拱焉乃居今方
以爲蒲貺且若江都騶唱瑞於神堯赤祥中興昭響靈武貽
福後帝徵其昭明嗟夫自乾初開坤初闢不盡數十萬甲子
鴻靈洋洋猶旁薄灼耀如此然則煉五石以補蒼元斷怪鼇
而立四極積蘆灰以縮淫潦殺黑龍以濟冀州唯淮南之尙
誕誠易得而測度哉

禹穴記

胡天游

禹穴者何禹之所葬也凡帝王既陟而封曰陵公卿大夫庶
人士惟壠與墓與隧與冢與垠若宰若壘墳古者太樸未彰
陵稱則就而託焉故謂之穴或曰穴故非禹陵禹得覆脯瑑
黃帝之所藏以治水畢還置於委婉故太史公上會計探禹
穴將求其書而讀之審陵焉遷何以得發或曰穴誠非陵禹

卽無藏書禹固有穴則據酈道元所注水經會計東有碣去
禹廟七里深不見底曰禹井卽謂之禹穴或曰是井也固不
得言穴若禹穴誠有是則妄實以窆石之下與陽明之洞嘗
核呂氏春秋淮南王皇甫謐所著書咸言禹葬於會稽墨子
云禹東教乎九夷而道死葬會計之山土地之深下毋及泉
未聞言禹穴者且禹事備於書大傳戰國瑰誕之士之所傳
假穴誠有之何勿稱乎他說古者帝王之葬尊盧氏之爲埭
祝融之爲窮帝鴻之爲埜少昊之爲瑜慶都之爲簡娥育之
爲殽古而野其無文而異辭耶云禹穴者其夏之舊世其猶
崩瑜簡殽之謂耶庭堅葬於楚楚人謂之公琴琴墳也非墳
稱也假今謬述者之論將以是爲皋陶之所葬將以是爲皋
陶之所藏其琴者耶三良詩曰臨其穴唐之風曰死則同穴

人死乃穴而封之若筭物然使不復出故開世成水舉五符
 竅五穴曾李斯之弗談獨鄭魴者辭而滋惑之毋亦姦且陋
 矣乎方漢孝武世禹未崇陵稱故尙云穴且太史公去禹久
 遠然越世祀大禹流傳餘俗多有存者入其國升其墟以
 思禹之明德則必觀乎禹之所以葬者焉故曰探禹穴乙卯
 春予嘗至陵下慨然望思自漢至今紛紛紜紜傳偽誣真要
 皆滋私附無足錄故解焉以醒厥惑或曰焦貢曰舜升大禹
 石夷之野禹生於石紐若禹穴當在蜀是尤未能信無為爭
 之

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城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
 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

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
 受亦西入於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涑
 水西徑郇瑕又西南逕張楊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
 唯二渠源濱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為變暹
 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
 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閉塞幾變近廢不治瘡甚而張
 澤者即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為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
 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纒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闕流當就
 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暹渠力
 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駮撼郭邑因飈注湖莫有洩容游
 波踔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為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涖蒲
 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甯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

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
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惟水是病却蓄底輯使無濫沈
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
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
夫家其田漑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
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
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畚乃鑿
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解安邑
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砥式遏而邸家
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異時涑橫擣入里爲巨浸狂瀾
勇淘地益底深岍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
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

之奪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仍厚固彌鞏責官吏
以時衛於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墊者
昔若食得饒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稚復於田耕塗懽里歌忘
其恐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忘日夕旣
訖徧酒肉資賜慰遣焉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
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旣廢而
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圯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
乎中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慮康
享斯民視暹萬徹所爲尤有尙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
爲政者師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毋墮

龍母祠記

胡天游

龍陽類藏精而宅幽其變化奇怪吁風霆入金石微隱無聞

於是以為神蒲縣北四十里羣山叢深栢栝倚岩晝匿漏景
 夏颺凌寒中有洞龍常居之洞口泉大掩車轂下視沈沈泉
 右有若戶欹闕僂入數十步少寬平通朗如戶外羣游者勇
 而前益半里陡豁大厦容百人其上懸石紛垂如杵如柱如
 囊襍其下蹲犬一彘一龜一龜左其首如刻印彘據而飼犬
 外矯如吠為杆杆圍然為几几衡然為鼓為銚為叩器為牀
 為筐篋咸中其狀四照蒼青霏霏霧含拂以裾沾若襲汗聞
 大聲起於空中眾盡恐已而愈幽唳或如擊甌爭疑龍所為
 方欲去雲驟潼潼合不可得出既還問習乎山中者龍不欲
 擾擾且怒禱而觀則喜或見若委地蜥蜴飛燕文蚌惟所從
 化出以媚示人夫龍固甚智而靈於物以不見為德其宅乎
 是易所謂潛焉者也其從風雲布旱雨待時以有功且物惟

無喜怒故不可得而用苟如所言人於龍猶將伺以所好而
 玩之其又奚神焉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何游
 焉者之擾與祈而喜佛耶洞中景狀異列多殊絕可觀乃敘
 預游者姓名使各賦詩以紀

柯西石宕記

胡天游

觀於礮壑潭岬窈忽怪奇惟天自然者貴摘剔乎人勿尙也
 獨石宕之詭俶則非假於殘不可愈顯宕也者水之墊於石
 者也工人入山斤石市之石盡而泣然者現越宕以觀擅稱
 其東山曰吼曰鳥門其西曰柯柯為峯岫斬蠹峭其刻削之
 餘者或坳或突或整或狹或廉如刃或挂如鐘或窪如臼或
 裂如繪帛摺如扇曲牒繚引如屏展或呀嗑空或吻啜淵皆
 襲宕蹲而鏡之其宕杆圓柶方舸屈磬折大岫細盜汧如肥

如若阻若通宥外有像一人立像橋亘伏像羣羊寢訛像蛇
紆行去渡水已半皆斲斷之所棄焉中宥曰七星夾兩厓若
線僅數十步闢而門寥然開然或宮之以居佛氏循而後穹
谷傾蔭中復含宥常爲石所咽不外顯水黝然倍寒宥右兩
宥禪人屋而中分之南圍小邱接遠峯淪漪恬狎渺微汪汪
北俯崩厓映叢篁風散日景搖翠暈光岌岌千仞煥盪跌墜
若夫朝嵐倒暉樹幕靄糝浮屠紺纒隱耀紛駁漬黛削素閃
祕迎背懸漚丁鳴飛響破谷千麟萬奏不可窮狀凡柯之一
拳一阜一泓一杯薦目貽玩者罔不產於椎琢剝鉞之下夫
石始於山完然耳既而泐然毀錯然變出其所無而成其所
有爲者之勿輟也嗟乎予益信夫用力衆而久且專之可以
有功也乃如此

伐石志

胡天游

越山石多而採習百材資焉宮室之基礎輿梁之構道路之
布礪磴杵臼鐘氏之研具畧師之權杠封槨之合皆取給工
以需之博也將盡山伐之其始發集十百僑登顛東西視相
厥腴脉剝土之膚於外者乘其燥氣輸水激之已則礪塹然
後環巨鑿竭勇擊焉塊而材鬻或值大堅不可猝伐橫厓植
椽腰繩懸撞之崩岸削絕下臨洞黑生活乎中者縛柔木爲
雲梯接數十仞猿猱臂聯力附惴升或繫脫階絕霍飛鳥墮
骨無完收伐之久門戶呀豁漸入愈深中空室堂側穿奧竅
龜行狐蹲吹炬擊斫石時傾碎羣醢於內或石盡底通冒洪
湧漂歲死者數焉予游於山閒憫其險劬試慰之曰若拮据
乎是毋或憊與工人頽然太息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耶吾

始爲農佃田耕之計幸卒飽比歲登收者繹至飲食舟車之
畢償算贏穀無多矣設穰餘二三月食謀貸補餓罔資決芸
矣歎卽賣質子矣更視吾里之農者或銕甫釋而釜空於家
矣所以災烈暑風五冬犯虺蜴闖虎豹雜俵鬼乾汗涸噓腫
裂肩胛而來役此庶無懼傷死搏入不缺得日食吾躬且饋
其家自頃之歲海汐大潰入漂其捍堤官出符築之籍吾名
於府旅往工遂禁民買併爲致備苟私有貨事輒降重罰以
故利絕乎百需而費之罄於呼者僅膚不剝也若估價視常
減十一發金於藩吏乾沒十一經郡縣吏復然持以散吾徒
值旣不足又料責侈巨倍衆力加日時愈適就困然以成之
不效亟也時朴於庭褰創以趨罷雨雪奔道路病不得休吾
茲役也三年矣痛孺婦之瘠弗遑及秦越視者勢使焉假無

向擾而仍吾初工或太守令尹鄙其罷而薄墜之吾雖瘠手
蹙足猶私循以甘而庸惜憊於吾躬者耶曰然則子盍返諸
農雖艱食庶少逸乎曰隸旣不得脫且吾嘗以工追懾吏狀
觀催斂於鄉者迫殆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勞也恫工之
言推農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鮮思天養人者焉

觀古堂記

胡天游

凡人於物求所甚貴而適得其所甚常求所甚急而適得其
所甚緩是爲天下之至惑千金而買五石之瓠人將譏其博
愚而不亮於事假千金而得傳國之璽必且嘆其償之薄而
獲之厚矣然是璽也得之而不可用其爲澶漫無濟不適與
瓠等乎膠東吳叔平好學工文章樂退不仕躬耕讀書於二
勞之間顧獨愛嗜古金玉陶冶琴瑟圖畫之屬至輟衣食以

謀之最後得世所謂甚貴而曠於代者三曰商人之彝周人之
之卣鼎叔平喜以爲志通乎物而其賦之也至厚又虞其詐
也乃覈圖牒謹權其重輕察其文理詳其聲色形狀之比乎
志者無勿然益大喜而以書來曰是吾之斯得也吾視天下
之物無當之者而吾之事於世也亦將屏而無所務吾遂楹
焉屋焉置是於中朝夕樂觀而友之及乎終身幸吾子辭焉
以發其意甚夫叔平之好之篤也雖然工師之爲模範坯埴
也釜鬻將以資燔烹銚鑄將以供耕刈盤盃椀將以盛菽
粟酒載特操塗泥金鐵之具未嘗挾所異以示於人然爭急
趨之者何哉誠日用而切也今有人曰是不過尋常之塗泥
金鐵而已必求首山之銅雷澤之土而效爲鼎彝甗甗杆枳
簋盃角散之屬無論侈且勞而不可卒致也幸設致之必亦

迂曲煩詭而不適於事方當廢然而退自笑其無所益已叔
平之家親戚仰食者三百指弟姪未昏字數人甯無急於求
工師之所爲乎顧沾沾一鼎一彝一卣唯寶而置其外以爲
不足營是何異夫厭模範坯埴之陋而爲鼎彝盃椀者哉且
是鼎彝與卣吾誠未知其果何如也就令信傳乎殷周之世
而制是物者必以其人假其人不死而延連以至於今雖阿
衡太師之徒日所誦慕而敬尊之者亦且慌忽怪誕會何益
於今天下而人方將以爲異物而嗤之而遠之矣度叔平者
固亦厭去而憐爲之對况又出乎其人之餘者奚所貴尙而
拳拳歡幸如是是故好所甚異求神罕瑰詭之物而役志焉
者吾所爲大惑也若徒以歲月之久與夫聖賢風流愷澤之
所存彼犧之卦畫堯舜之典謨夏后之疇貢誠宜篤而寶之

獨何有於此焉故予於叔平之爲堂也而告之且冀悟夫溺
焉而不坦者雖然中古以往商周之治盛矣君子不獲揖讓
乎其閒觀其功德之隆與其禮樂制度之光顯庶幾因其所
遺者思其人以想見其際則如叔平者亦安得而忘情也哉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九

雜記類四

游晉祠記

劉大櫟

太原之西南八里許有周叔虞祠祠西爲懸壺山之東麓有
聖母廟其南又有臺駘祠子產所謂汾神也有泉自聖母神
座之下東出分左右二道居人就泉鑿二井井上爲亭檻以
覆之今左井已湮泉伏流地中自井又東沮洳隱見可十餘
步乃出流爲溪溪水洄洑繞祠南初甚微旣遠乃益大漑田
殆千頃水碧色清冷見底其下小石羅布視之如碧玉游魚
依石罅往來甚適水上有石橋好事者夾溪流曲折爲室如
舟左右喬木交蔭老柏數十株大皆十圍其中厠以亭臺佛
屋采色相輝映月出照水尤可愛溪中石大者如馬如羊如

綦局可坐予與二三子攝衣而登有童子數人詠而至不知其姓名與並坐久之山之半有寺鑿土為室繚曲宏麗累石級而上望之墟煙遠樹映帶田塍如畫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周成王封弱弟於唐地在晉水之陽後遂名國為晉既入趙氏稱晉陽唐高祖蓋以唐公興嘗禱於晉祠既定天下太宗親為銘而書之立石以崇叔虞之德今其石在祠東又其東為宋太平興國之碑是來也予兄奉之官徐溝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念予之去太平興國遠矣去唐之貞觀益遠矣邈而上之以及智伯及叔虞又上之至於臺駘金天氏之裔茫然不知在何代太原之去吾鄉三千餘里久立祠下又茫然不知身在何境山川常在而昔之人皆已泯滅其無存淨生之飄轉無定而余之幸游於此無異鳥迹之

在太空與然則士之生於斯世雖能立振俗之殊勲赫然驚人與今日之游一視焉可也其孰能判憂喜於其閒哉於是為之記

遊三游洞記

劉大櫟

出夷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窮山之顛則又自上縋危滑以下其下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為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逢逢然

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閒其聲轟然如
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
尋其下有徑薪采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焉昔白樂天自江
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
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夷陵飲酒歡甚畱連不忍別去因共
游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
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或爲詩文以紀之予自顧而嘻
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是乎偕予而來者學使陳
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
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不幸耶夫樂天微之輩
世俗之所謂偉人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迹所經皆
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

游百門泉記

劉大櫟

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
好游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
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口蘇門山蓋卽大行之支麓而山
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上出纍纍若珠然衛
風所謂泉源者也漚爲巨浸方廣殆數十百畝其東北岸上
有佛寺甚宏麗寺西有衛泉神祠祠西有百泉書院明萬厯
時縣令紀雲鶴築亭於水之中央其亭三室室重屋可遠眺
望亭外廊四周廊之內老柏十數株蔽日長夏坐其內不知
有暑也其水清澈見其下藻荇交橫蒙密而水上無之小魚
鰕蟹無數游泳於其中狎鷗馴鷺好音之鳥翔集於其上有

舟艤其旁可棹亭前爲石橋過而東南水自戶下出其流乃
駛漑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逕衛
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濬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於海昔孫
登嘗隱此山阮籍詣之不言而嘯嗚呼使余不幸而生於登
之時其踐履亦將與登同耶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而其
後康果見殺雖然使登不幸而與余同欲買山而無其力孰
使之長居此土邪然則隱者之生於世其又有幸不幸耶余
自幼讀詩知衛有泉源稍長又知泉上有蘇門山思一見之
無由今老矣乃得終日憩息於此是則余之幸也已

游萬柳堂記

劉大櫟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爲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
無所愛惜既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

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爲之夫賢公
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
里之愚臨胸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
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
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
中徑曲而深因其窪以爲池而累其土以爲山池旁皆蒹葭
雲水蕭疎可愛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游者咸爲予言
此地之勝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於水上者
今欵卧於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人
世富貴之光榮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士苟有以
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
暇又何必賸民之膏以爲苑囿也哉

侑經精舍記

劉大櫟

昔者聖人作經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萬物之象兆民之情無不備具其中經之爲用大矣及秦有天下李斯焚燒之而經以亡漢之羣儒區區掇拾白首而不治他事然後章句粗明然其鑿空附託以至喪失其真者蓋十四五矣自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其所謂武成非今之武成猶以爲不可盡信况遭秦火之後乎然則學者之於經亦在善取之而已夫士必通經然後可以出而友天下之士今世之士惟知決科之爲務其有以經術倡道於人則人皆笑之科舉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予自少時嘗有志修葺而碌碌奔走無須臾之暇因循怠廢以至衰老卒無所成就每返已內顧而慙而吾友謝君香祖築室荆溪之側率子弟講習其閒名之曰侑經精舍古之人已食而益勸之使食則必出華美可愛之物以侑之六經之道可謂華美矣而重以山川之勝室廬竹木之幽芳其味殆有咀之而愈出者抑余聞之鄭氏康成游學雍并兗豫之地久之乃歸今香祖不出戶庭而翛然自得於一室之內昔之人任其勞而今之人享其逸則其道之久而愈明者非可以淺求已也農夫之於耕商賈之於貨賄不待智者而能之讀聖人之經茫然而不知其故則以未嘗久於其道也夫聖人作經以垂教豈其遠於人情積歲月以求之則其理將不煩言而自解故善讀經者其視聖人與農夫商賈無以異焉香祖老農也吾知其習於耕者久矣

漱潤樓記

劉大櫟

桐城縣治之東百二十里曰雙溪鎮其地皆市區商賈米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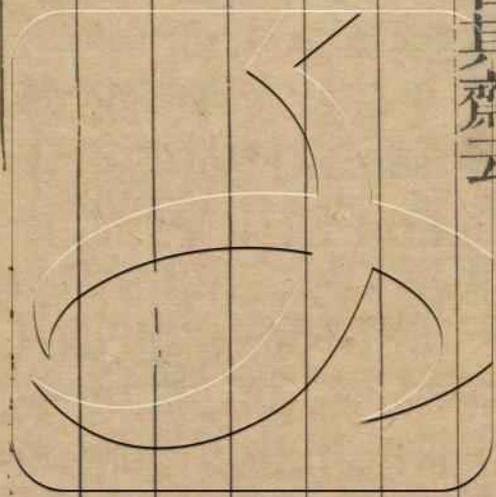
之所轉集士人鮮居之者而余女弟夫謝君師其避地至此乃於其居宅之後買隙地爲樓其前雖喧囂而後頗閒靚湖水茫茫田塍如畫西北諸山若掃帚金紫飛雁遠者鶴鳴牛牯馬鞍柳風拔茅皆蘊在軒窗闕楯之外風雨雲煙晨夕之氣象萬變而樵歌漁火高帆遠檣出入映帶其閒樓成余與師其飲酒顧而樂之師其請所以名之者余題曰漱潤其後余遊京師而師其下世所遺孤甥纔十歲余困而歸窮居無事乃復來此樓課甥爲童子之句讀日有餘暇則又自取六藝而研究之昔莊周稱六經先王之陳迹而讀書爲古人之糟粕夫漱六經之潤而大無以潤乎天下小之又不能自潤其一身則雖以讀書爲糟粕也固宜故曰耕也餒在其中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於六經之道其爲鹵莽也多矣宜乎餒之及予也伯昏瞀人有言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余少之時馳騫奔走雖欲讀書而無其暇今老矣顛禿齒危兩目不能瞪視乃復終日汲汲於此其巧者之勞乎智者之憂乎抑無能者之遨遊乎余不能自知也因追念昔者名樓之始而爲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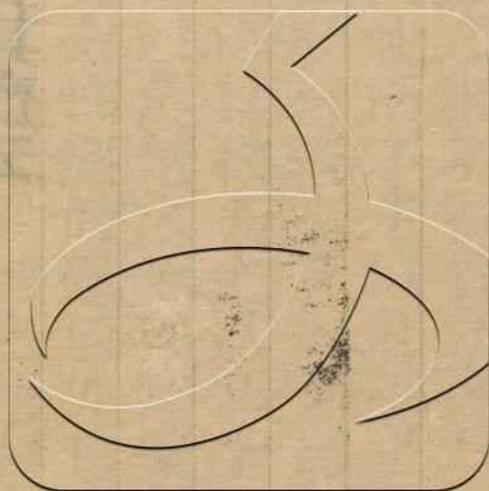
無齋記

劉大櫟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足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卽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閒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瞽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

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
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
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
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入之歆羨於富貴佚遊
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
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
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
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顓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
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
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
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
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
何極矣其亦不幸猶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
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饑之
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
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七峰草亭記

杭世駿

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竦擢掀土而刺
天馬君嶰谷構草亭以延之名以七峰屬予爲記考之爾雅
釋山之名四十有二而峰顧不與焉迹其所爲小而高岑銳
而高嶠大抵不離乎峰者是然高則或至數十百里而卑亦
不下數千尺若茲數石者非有圓陰之虧蔽雲嵐之變幻而
目之以峰也何居大凡山之植體也類皆坡陀偃蹇巉嶮嶮
崑之變態爲多而峰則萃然矗峙於莽蒼之中獨能絕所附
麗焉今試據斯亭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如圭聯者
如璧開戶而揖若毅夫介士蕭手而却立啟窗而窺若高人
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厲之行有勁正之節有廉傑儁岸孤
高介特之風範嶰谷兄弟尊已而尙志敬業而樂羣昕夕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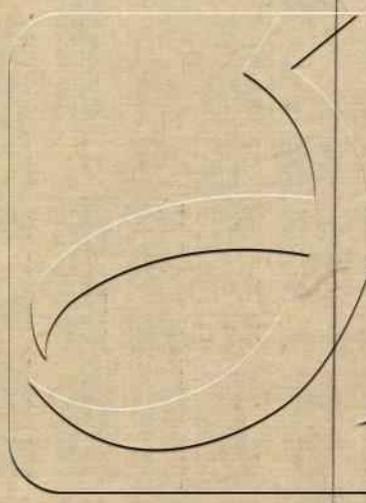
國朝之金 卷四十一
對庸以比德豈復有高下多寡之數存乎胸中哉若夫海內
奇勝之區以峰名者日屢更僕而不可以悉數推是意以往
德日進而不可已渠無有其最高者可以躋陟乎記云祭泰
山者必先有事於配林七峰者茲其爲配林也與惜乎吾立
言之未峻不足以發其奧也

散書後記

袁枚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
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
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已以徇書
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
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於質劑
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
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
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
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
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
已回穴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踏駁彌滋甚孔明厭之故

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襍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邇來考據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游唐氏廢園記

茅星來

予為兒童時每於佳時令節隨長者游唐氏之園亭怪石交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尚小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為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以為此園所費殆不啻億萬計於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為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為學銳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於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猶恐弗逮而敢復從事游觀以玩愒時日為自是遂不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予讀書圓義僧舍去唐氏園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煙零落而向之所見為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勝驚歎因復至其地為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閒而升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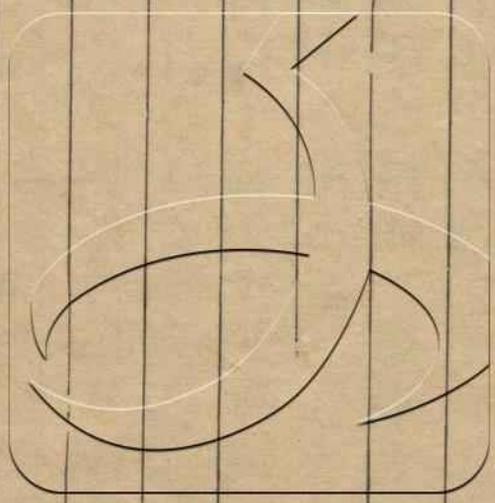
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為之事甚多而恒苦於力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為此園者比比皆是也假使當時以築園亭之費建為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之社倉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既為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以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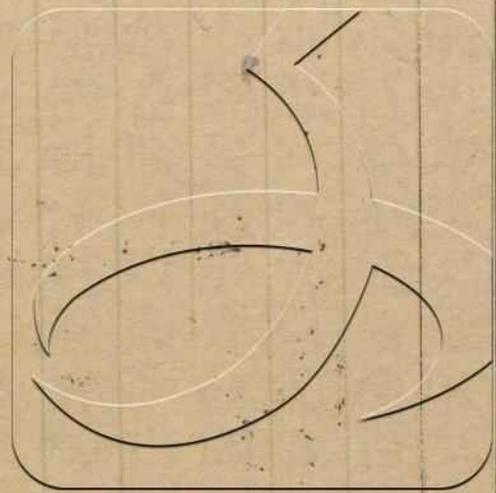
舟行記

張必剛

陸有車馬水有舟皆能達南北路抵京師而舟行較車馬稍逸吾自皖城登舟沿鳩江歷采石至金陵易舟抵廣陵再易舟渡淮水亂黃河陟直河衝泖口挽插河宿濟甯再易舟越南旺跨臨清循衛水浮交河泊天津再易舟泝白口止通州水行凡三四千餘里地經吳楚齊魯燕漕經湖插衛白必五易舟乃至其自灤山抵皖城凡百里自通州抵京師凡四十五里皆乘車鞭馬提行李伴從以來水陸既皆可達京師陸行之勞頓既不如水逸而陸行止二千七百餘里水行多五分之二遠近迥不同然而求事之速者未有不勞求身之逸者未有不迂以滯故莫能得兼焉然吾之來此除游憩與羈候僅一閱月耳亦不為不速其沿途所經歷自皖城至金陵水

皆東向流自廣陵至濟甯水皆南向流自南旺至天津皆北
 流自白口至通州又南流水東流北流皆順南流皆逆故自
 南方來京師始順次逆次又順次又逆自京師往南方反是
 一往來開水不能皆順不能皆逆對待而交易本事理之恒
 無足怪而人心則忽欣欣然喜忽戚戚以憂君子之自處也
 卓然有定宰於中無妄撼於外故開兩岸之景可以陶性情
 覽城池都邑邨落之勝可以商今古納朝暮煙雲之變可以
 窺元化坦坦施施檣帆任其卷舒順不為遭時逆不為失意
 斯曠蕩不役於物而茫洋以自娛夫水流無定態者以風與
 之迎送愈多參差矣何必役役容心為或者謂水行厄乎風
 濤而陸行無是然亦有陰雨也車馬覆壓以折患更與舟同
 善處之水不必危不善處之陸不必不危吾惟不擇物而操
 其在已故不以彼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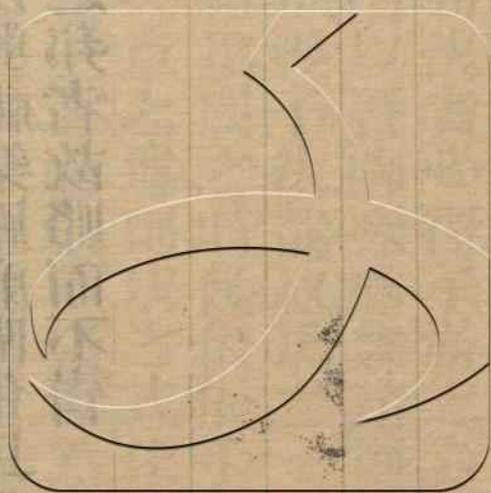
吳公子游祠記

沈德潛

吳人之知禮讓自秦伯採藥荆蠻端委治民始也然傳至二十世風教微漸王僚姬光之爭國益以夫差之奢侈上下相習浸淫不返而秦伯遜國之風亦已衰矣夫吳之爲國斷髮文身本相近離結之習而王僚姬光夫差諸君又復壞亂先德其不爲上國所不齒者幾何而至今聲名文物之盛足與畿輔相比埒者由子游氏之文學有以繼秦伯而振興也嘗按家語史記孔子弟子多產東魯惟子貢衛人子張陳人而外子游以南方之人北學中國夫衛之視魯固接壤之邦也陳在衛南相去猶未甚遠而吳則僻處千里外言語嗜好不必盡同苟非信道誠篤安能脫棄舊俗奉一無位之人而與爲依歸則子游之受教聖門而能使聖人之道自北而南者

洵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已且夫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非後世辭章之學比也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歛戶內大歛東階以暨陶咏猶舞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沈哉叔氏之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者多矣夫當典禮譎闕之時幾俛俛乎無所法守而有人焉獨能確宗三代典章之遺則以之式化邦人宜吳風之舊一朝轉移而循習先王之禮教不衰也然則繼秦伯之讓而功在勾吳者甯可忘其所自也與唐開元十一年封子游爲吳侯宋政和閒加封丹陽公淳熙時改封吳公侯與公皆以吳名以公爲吳之常熟人從其地也祠建於慶元二年在縣學講堂東偏後屢加修飭不易其地予惟公之德能以聖人之道

易勾吳之俗而其所以易吳之俗者在於以禮教爲本而又當君臣爭國伯主奢侈之餘能雍容文治綿延至今厥功甚偉故表而著之使吳人士益知所敬焉至其生平爲宰之治取人之明凡以興禮樂勵廉隅化民俗固聖人所深許而要非行於父母之邦者故略而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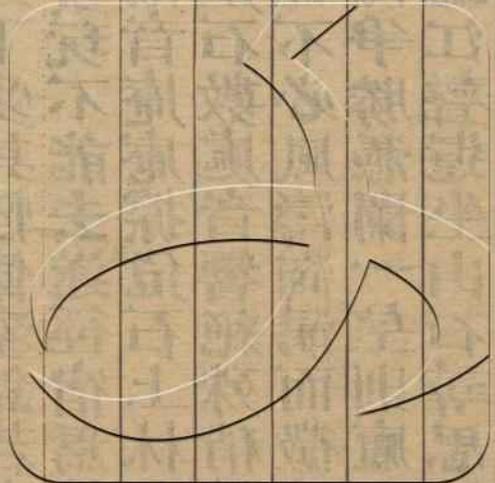


游湖口石鐘山記

周準

九江之水入於湖而彌廣其二水合流處帆檣競集是爲湖
口縣城城根有石壁插江浹坡公記所謂石鐘山者是也予
南游入楚徑其下愛其怪偉參錯若奔若墮又值落霞四照
紫翠交映彌賞玩不能去遂徑宿焉詰旦抵其麓雉堞襟帶
迤邐而行至湖音庵據危石上林木蔥蒨陰映半江寺僧
見予來爲擊崖石數處音響絕殊稍憩復窮其巔石益奇險
峭拔下臨無極不必風濤洶湧而微波鼓浪自然成聲絕頂
有江聲閣據險爭勝憑闌一望則廬山五老隱見雲外出沒
無定態予俯聽江聲還坐山石尋思坡公所見猶爲知之未
盡蓋是山石質輕清又復空中多竅所以風水相值獨鏘鏘
若金奏不然彼沿江一帶壁立千仞者微波皆得而入也何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一
以噲吟窾坎鞞鞞之音獨屬茲山也哉時己丑七月十八日
記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一

雜記類五

高平行紀

王太岳

乾隆二十有四年冬十一月甲子制詔定邊將軍國家戡
定西戎通道大宛所以振遠毗國外圍伐罪舍服也葉爾啟
木霍集占蟻蝨織類役屬準夷恣其轡轆既蒙我大恩予之
安輯而興心背畔造作事端自蹈不赦天討有罪朕不敢違
用遣偏師往致厥罰賴宗廟之靈師武臣力以數千之眾
蹈萬里之遠曾不數月誅之既畢朕以將軍吏士久勞於外
茹飢飲渴冒涉霧露側席遠望惟日不甯將軍其第錄功閱
具以名上因帥以來還卽厥次夫賞罰國之大柄旌有功恤
有勞古今之彝經也大官茂賞朕無忝焉已勅所在具芻糗

戒輿馬以待將軍師至之日予郊勞汝臣兆惠聞命震肅
手足戰掉遂開軍牙樹旌伐鼓召集賓僚裨佐千百夫長熊
羆虓虎至於偵騎微卒咸進幕下軍吏升高宣制具道陛
下恩德所以嘉勞寵錫之意軍中皆伏地頓首呼萬歲既上
章辭不獲命乃以某日振旅而先馳牒酒泉以其期約次
第告於制府轉相詔報無有後時於是巡撫陝西都御史以
符下所司曰各執乃事惟飭惟豫爾則究圖已而曰懼無以
稱明詔師未有期使者將逆之境上汝布政司某往臨潼
按察使某往咸陽鹽驛道某往邠州惟是寓望迓勞饗至送
歸各率乃屬賁成盛禮咸拜手曰敬諾又曰隴右歲比不登
民用曠於畜牧師徒經行慮不能供億平涼涇密近於邠猶
吾兩鄙也汝具官某其率官屬車騎以往均勞飲之爰既厥

役毋同越人某拜手曰敬諾明年二月師入嘉峪關河東西
郡縣大小百吏咸奔走即事某乃詣大府受教戒府曰汝其
遂行甲子發長安行四十里渡渭水帆檣驚列棹謳和聲炊
煙起沙汭上上下下雲水糾結溶漾壹體虛無莫極其往軒車
既至篙師估客途行岸處之氓駢肩聚觀聞官軍還皆相顧
以喜過咸陽行二三里菜田始花麥畦綠縟微風遠起飛黃
偃翠蕩若波穀前有修林冢祠離立是爲周文武王之陵左
右高岡鮮原極望華秀慨然想見西京之盛時是日行九十
里宿旬章驛館明日行百二十里宿監軍鎮又明日飯永壽
城南西出郭門便入谿谷驛路頓仄與山委蛇雲氣起巨壑
中漢漏盤薄歛忽東西橫斷車馬五步之內不辨面目登頓
既久得邸氏莊稍聞澗水潺潺馬蹄行石路上膈膊相答遂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一
渡石橋出太峪之口陂陁連延者又三十里以邸於邠州是時南景初傾牆陰著地不盈一仞得某氏竹園遂不能去園中木芍藥數本綠跌丹苞粲然欲笑乃具茗殮邀同行屈生藉草對坐歎息不能甯也早起周行城郭井屋潔修百貨肆列已而街鼓競發老稚羣嬉歌舞繁會秋千畫板錦棚雕檻之盛夾道相屬此邦故號貧薄及是乃蔚然極觀知州事者爲曹縣武若愚歎其精敢任事具著理效流覽久之乃去州之西二十里而近得幽風閣依山梯架桀構三重像設森列皆卽石壁鏤而離之妙極天巧中列大佛紺頂金身高倍丈六下臨洞壑深靚不可窺視微聞流泉繞佛足下璆然有聲前出平臺臨瞰無極百里內外可見飛隼迴望平田如掌雲樹影錯花源果林之觀連阡被畛東盡州郭自是以西皆連

山夾峙貫以涇流波聲挾山足俱東其來蓋三四百里予乃策馬溯流而上疾走兩日遂摩涇州長武以抵平涼而假息於督學之使院是爲月之二十有三日聽夜漏四鼓遂寢明日官吏來謁問其饗餼次舍供頓之物良具頃之傳吏來告師且至遂相率往迎於郊初出重關下漁梁延緣濠上盡城之北爰有大旆飄蕭營壁屹立是爲寓軍之次右列阜棧廐馬千蹄未至數十武聞齧草聲如空山夜壑風泉撞攃喧生靜中卽聽彌遠左卽行營緹幕周阿外瞰壁列內睨洞明簾帷闔開門戶當對狀若區廬聯比而常虛其中方以正四向之位而筦其出入於是表以棹楔樹屏當門錦幄中張叅佐拱衛前者翼舒後者箕繞其外則平沙綠草微道所環堅轅鱗次桂桓牙錯摠其爲制廣輪一里而又半焉規圓象天截

地應矩竚立遠視隱然壯觀已而堀堞霧合鏡簫殷雷幢牙
茸纛合沓纏繞咸按轡整行來居來處其士伍皆陽陽和愉
顏色不勗其將率皆恭儉退讓以能有功下馬握手與之慰
勞視其膳飲寢處茶話久之又握手珍重相揖而退步出營
東門地益亢敞側望前村桃李盛開亦有茶火之色背山繞
流林木畏佳風開日穿茅茨高下鬱然清遠尋野人問路不
得故不能遂往南行數十步得暖泉柳湖所自出明韓藩建
築館於此山池臺榭勝絕秦雍東北望有廢城周遭故苑牆
也泉在龍公祠下水從石甃中涌出纔若沸鼎稍行而東渠
流益大乃瀦以方塘鋪以澄沼東以堤柳平波澹灑黛綠渟
泓柳岸之北因其高庠以爲鳴泉石瀨滾然清響具體巖壑
旁近人家竹林疏畦魚陂水碓之利咸所仰資於是爲之砂

州坻與迴潭枉沚泳以鱸鮪暢以沙鳥冒以菱苻青蒲芙蓉
水物之奇並皆含氣發英翠如雕玉波煙橫流雲影交集陰
陽晦明倏爾萬態於是吟池上之篇歌大隄之曲遂出古城
入定北門歸於所謂使院者而憩處焉院在郡城北絕遠民
居方廣數百畝遍滿瑤草長日無人幽禽恠羽飛鳴沓集往
往巢於簾桁之上庭前槐柳交陰丹杏碧桃玫瑰刺桐諼草
之花羅生檐戶又有小柏四五株體狀詭異上枝攬擎下榦
突怒側生仰出儼有屈鐵之勢所居堂廣八楹深七楹甍甍
負地而起高出雉牒對面西南諸小山皆如列几曾岡偃隴
鱗鱗滿前日之既夕景色益奇遠望崆峒山骨稜稜可數瀑
水懸流晃漾落景嵐陰迴復紺煙紛橫樵歸鳥沒可攬而有
於是鱸鱖鯽菌筍銜杯拄頤目盡餘曛酒尊三屬頽然徑

醉浩乎栩栩游於華胥頰洞寥泝觀物之初混混然不可窮矣即醒客問曰吾子于役他邦而縱陳觀游嘯歌從容豈誠有樂乎此耶抑將有所病而聊息乎此耶余應之曰然非此之謂也今夫春至而倉庚鳴淵闕而儵魚樂豈嘗有警發詔教之者哉感氣而動樂得其所者生物之共情也今吾與子生於堯舜之時沐浴德禮涵浸聖澤近清光咏醇懿之日久矣比者王師西征不庭掃逋逃之淵窮走險之路渠魁凶孽以次即誅德威所加闕地二萬海波不飛物遂卵育樹候置尉邊圉大甯西土之人效其筐篚壺漿以勞還旅行者歌坐者望童兒牧豎無不拱手踴笑言愉愉而况詩書冠帶之類感動之深者哉且吾竢罪於此邦者嘗三年矣才既駑怯又不習吏事每軍書夜下徵發倉卒奔走圖議惴惴

焉惟不任是懼又於其開隕霜雨雹禾麥告災按部所至率皆戴星宵行憂心如疾是故山川之美花實之植雖狎習之久而若未嘗接於耳目及其既去二年復以職役來往於此遂得親見吉甫方叔雷霆江漢之盛退而作為咏歌以道生民未有之鉅烈於其稍暇又得留意於光景風物以紓其倦欲而暢其和豫則吾之適適於此豈不宜乎故曰哀樂變於中境象移於外漆室春慄狐裘冬溫又曰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子非我也又焉知余之樂哉乃為歌曰方春時和百物昌兮酌以大斗挹天漿兮海宇曼壽和樂康兮客既喻相與蹋地起舞引聲和歌而去

書高平行紀後

王太岳

他日愛嗜椰子厚永州山水諸記歎其摘抉窈眇善寫萬物

之情狀以爲紀游之作極於此矣已而讀馬第伯封禪儀記
幽夔廣削時若不及柳氏而寬博雅逸自然奇妙柳氏之文
蓋猶有不至焉余少好游苦貧無所取給其後繫官於朝
愈益不能游獨取圖經史記及其見於古人之文者時時游
目亦不能詳其疆域道里徒好其文詞私竊摹效而已歲癸
酉奉使金陵實始得見江山之勝比年奔走雍涼東西三
四千里自周秦以迄宋元耕桑戍守戰伐之故蹟往往而遇
嘗欲考其山川紀其風物以資好事者之覽觀而惜乎力有
所不暇焉甚矣予之陋也高平行紀者行役之日錄也津亭
邸第無可用心耳目所接偶然意會輒疏數語及其紙墨積
多懼遂散失因復裁割牽綴以爲一篇特欲藏之行笈歸而
夸於二三友生資其歡笑焉耳工拙是非之閒非其論矣雖

然紀游之作極於柳氏彼人者生唐之衰又以罪謫自放山
水故常幽探遠攬期以豁其幽憂無豫之思而予遭際聖
代蒙被不貲之恩目之所遇口之所咏莫非太平之盛觀
乃者王師薄伐醜類滅滅海陬絕裔之國史冊有所未著
名字有所未聞然且重譯內屬通道至於二萬餘里車徒旣
旋壺漿塞路於此之時予方乘傳擁旄賓來而餞其往時以
餘暇寫心油素雖復文藻不逮古人然而遭逢之幸夔其遠
矣且夫馬氏承西京文章之盛然亦恨其時崇尚識緯故所
記止於封禪不復能進比於生民清廟夏殷二典之文假令
予與並生於今親見神聖功烈發之乎論撰刻之乎金石
其爲閎駿又甯止如此而已嗚呼六經而後文字之體至於
有漢備矣自非篤志好古而通於其意者烏知其爲不可及

者七十二壽字者八所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旌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鎧警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大纛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游麀彩師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雷五雲者十

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鎧六二鎧下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鎧之下鼓二十四畫角二十四又二鎧之下鈺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鎧至銅角其名十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外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外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二冰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杙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閒荷戈戟者各

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閒執靜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閒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陞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幾八百人昔者子入太廟每事問予雖卑賤猶得以時從公卿大夫後拜舞於庭問焉而莫對於心誠不能無憾今得其名與物而疏記之其亦於孔氏之教庶幾其不悖耳矣

榆次縣錢侯惠政記

林明倫

榆次縣當太原四達之衝其東西萬山叢矗土瘠田少加歲數饑雖有常平義倉粟然在城內山路險遠難致民無所取食死亡交道縣故多雜徭無遠近皆徵無少貸東南之民病焉滯斯土者踵相接未有憐而設法以甦之也乾隆十三年錢侯來爲令甫下車攷圖書問民疾苦惻然念東南之民同處榆次供朝廷賦役獨不得沾倉儲一粟國家設官父母斯民豈忍苦樂不均若是於是捐俸數百金相東南高燥地錯置倉若干楹移城內倉粟分儲其中以待歲饑而正賦以外諸雜徭一切罷去不使累東南之民又三年錢侯親至其地召其父老而告之曰吾儲粟於是以待汝饑有事又不汝勞也豈貧困猶如故乎抑不也民皆感泣謝曰我民今幸

家有餘粟人有餘力實惟賢侯之賜侯又言曰吾欲東南亂山中伐木通道以便汝行可乎民皆喜曰諾於是踴躍趨事鑿石夷土未闕日而山路平東南之民爲之歌曰昔也轂塞今也康莊微侯之力孰示我周行我勞我恤我飢我哺侯之愛我踰我父母乾隆十七年榆次之民劉某等述侯之所以惠東南之民與民之所以頌侯者走京師來求余言爲記自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不知官民一體之誼以催科爲政以鞭扑爲能以奉行文書免上官譴訶爲謹誰能以簿書之餘出力以甦民困如一身血氣之必均而民其疾苦如錢侯者豈易得哉爲之記所以告後之令榆次與天下之爲令者皆當如是也侯名之青江南震澤人爲令廉敏此其一端云某月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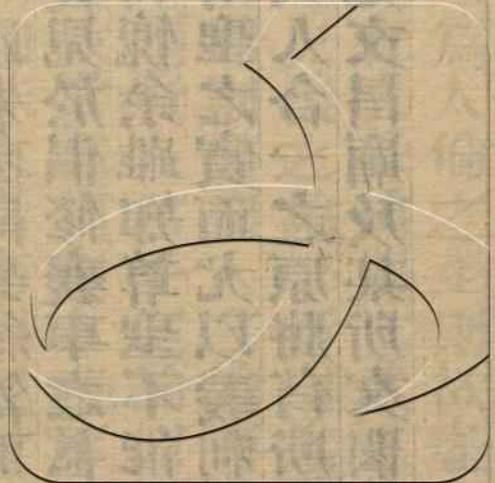
重修靈山縣學記

馮敏昌

己未之歲余主講端溪書院靈山學博仇君汝昌過余以邑人士之意求余爲學記爲言靈之有學自立縣時始至本朝某年閒重建歲久頽落乾隆某歲邑人修復視前闕壯有加願爲文記之而并以勸後余辭不敏及余移講粵秀仇君復請余不敢辭乃作而歎曰靈邑士人之好德而好學乃至是哉余雖不敏竊願有所明焉蓋謂國家設學不過欲使人自昭明德而已夫德之本明非由外鑠此蓋出於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也然非學聚問辨則無以爲寬居仁行之地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而講之尤不可以無要也何以明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以爲知道夫作則者天而好德者人天與人合而道著焉故夫人之

好善惡不善皆所謂好德之良也而人之尊師取友皆所謂好學之實也天之事少而人之事多故必盡人而後可以合天而聖人者又爲人倫之至則欲盡人事者舍聖學其何以哉三代以上道在堯舜禹湯文武三代以下道在吾夫子固無異論然愚竊見後之論學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幾欲求所以從入之路則舍聖人之論而求之賢人君子之論者有之矣然而所謂賢人君子之論似近而實遠也聖人之論似遠而實近也故嘗竊謂聖人雖不可得見而論語之書具在學者深觀而細味之當有以見其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而有以得乎盡人合天之學無支離煩苦之弊而亦不墮於鹵莽滅裂之譏語其近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極其至則賢人君子莫之能外焉此則吾夫子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

不特非後儒之所能盡而亦竝非大賢以下之所得而同也然而後儒之論有合於聖人之道而爲學人之所最要者陸子靜喻義章之講義朱晦翁以爲深中學者痼疾此則學人切要之功不可以朱陸同異紛然而置之者也今觀斯學之建其好德之良見於倡修襄事之甚力其好學之誠見於求記之不忘而特愧余雖知尊聖不能勉行而竊願諸人士以尊聖之心求尊聖之實而尤以義利之辨爲先則庶乎有人德之門其於天人合一之原將有所見而去道不遠矣抑邑人修學後又建文昌廟及某所文閣皆力於爲善之事故得並書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軍機處蓋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始設於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南書房鄰復於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尙書侍郎被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人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以資以廕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憲皇帝晏駕上諒闇改名總理處

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 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尙書爲海公望每被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投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慎至大位者益衆而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果蔬時 賜歲暮 賜魚鹿肉諸物率以爲常以故 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有 旨勅議者審可否以聞又外臣章奏書爲副以藏之蓋 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權稅使謂之勅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部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 上諭爲

至要 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畧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百里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 旨密封遞送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視以乾隆庚辰由中書舍人人直又遷刑部郎中蓋八年於此矣中開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

削殆盡仰見 聖天子武功旁魄越超萬古而時又開方畧
國史三通諸館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 右文稽古之至意
下至梵筴釋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繙繹輒往討論故雖職事
至繁竊以躬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尙無記
前人姓氏多忘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
明公善並以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
詞詳而不殺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
遇云爾

疊水河觀瀑樓記

王昶

騰越州之疊水河蓋澗也其地在城西門外二里寶峰山水
自赤土羅生諸山來下流爲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
下注於壑凡百有餘尺人出闔閭聞其聲訇然轟然若駢車

若奔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著衣袂及面若散絲若霧雨暨
迫而視之若懸布若緋雪襍跳盪翕張擺劃涸涸汙汙駭
心眩矚惟兩崖道蕪蕪無駐足所游人病焉水東坡上故有
毘盧寺寺後翼以樓州牧吳君撤樓之西壁而牕焉瀑之全
勢一攬可盡因顏曰觀瀑游人於是始大愜余以冬十一月
來坐斯樓而望獨有感焉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濟率導源西
北演迤迄於東南是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而取東南易由
東南而取西北難蓋高能馭卑而卑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
大盈江經南甸又南過千崖出關出蠻暮湖滙於南大金江
循阿瓦城以入海而茲水實爲其源蓋中夏之氣達於緬甸
久矣達之既久勢必與中夏合日者緬酋恃其險遠毒癘屢
討弗共益傲然以茲水卜之其將隸於版圖夷於郡縣俾我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一
聲教敷於南海曉然無可疑者適吳君屬余爲記遂書之榜諸樓以諭游人云

揚子雲亭記

王 昶

蜀故有揚子雲亭在成都縣署西偏歲久圯族弟南明爲令之明年易其朽蝨漫漶而塗墜之以奉其主且索余爲記者西漢哀成之閒子雲以文學顯於蜀所撰莫著於太元法言自其徒侯芭暨王氏通韓氏愈司馬氏光多稱述之非以其文苞羅旁魄深博怪偉有可喜可法者歟子雲以仕新莽故爲清議詬厲久矣然其官不過執戟職不過校書非如孔光張禹之徒通經號巨儒身居三公卒以釀新莽篡奪之禍刺其臯則亦可未減歟西漢之末士大夫以老誠謹畏爲賢隱默含忍爲德流風相煽如此而子雲以前若司馬相如王褒輩率好學以詞賦見稱若子雲之紹修經術者固已異矣其於殺身成仁致命遂志之義宜槩乎未有聞也是以委蛇徇祿不復有所感激愧勵歟然自是以後蜀中如譙周李巖之徒接踵而出豈非子雲之流風相煽士大夫因視其國之存亡君之榮辱傲屣弁髦然而不顧歟若然則子雲之文學足以法而其髮嬰澳澀不能舍生取義也足以爲戒矣南明建是亭以示蜀之士大夫又得吾說以揭諸楹用以勵名節振文學表法戒所補於世道者綦大非獨修復名蹟以侈爲美譚已爾或曰仕莽之子雲非蜀子雲焦氏竝辨之詳矣是說也余未敢信之

游珍珠泉記

王 昶

濟南府治爲濟水所經濟性洑而流抵巇則輒噴漏以上人

斬木剝其首杙諸土才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
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爲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
泉在巡撫署驛前甃爲池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
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爲珠小
者爲璣皆自底以達於面瑟瑟然累累然亢倉子云蛻地之
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觀於茲泉也信是日雨新霽
偕門人吳琦楊懷棟游焉移晷乃去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
四茲泉蓋稱最云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
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
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
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
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達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
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
東谷人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
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迷霧水
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
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

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駭色而皆若樓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儀鄭堂記

姚鼐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

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闕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已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斲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與曲阜孔君攜約博

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予爲之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已而已以搆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搆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搆約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姚鼐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爲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立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

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爲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之節以平居嗜好之私奪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游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頽嘉慶二年春觀察履城方公大興查公府同知欵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

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
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方公至金陵語予請爲之記余謂
范公之賢誼當祠於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
嗜好不必同而同樂爲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
吳而慕其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公瞻游湖濱造於祠下見
公像而一酌焉公其謂是知我者哉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
忽合屏壘壙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
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縱然十餘里旁多
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嚮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
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

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石或曰宋李
公麟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
鱗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上可布地坐南有泉明何文端
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
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
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
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齋從使館爲記

晴雪樓記

姚鼐

遼東朱孝純子穎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旣治無事作樓於
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穎
登其上思昔子穎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
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互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

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穎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親戰臨
清城下巨礮越頭上手射斃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孽
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勇
氣誼不顧已固不知復有燕游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
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披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驚怯無
狀又方以疾退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穎仰瞻巨
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汝水西流放
乎河濟之間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
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
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輝騰映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
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
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鼐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姚鼐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
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
學自元明至國朝悉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啟學者效法之
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
年黃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
惟我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
其守此郡以朱子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撐江淮戎馬之
閒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
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
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
妄行爲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爲善也近時陽

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會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藩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修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久功微乃合官民計量出財而修之自嘉慶十三年某月起工至次年某月畢工用銀一萬幾千幾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階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予幸當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 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遠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爲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快雨堂記

姚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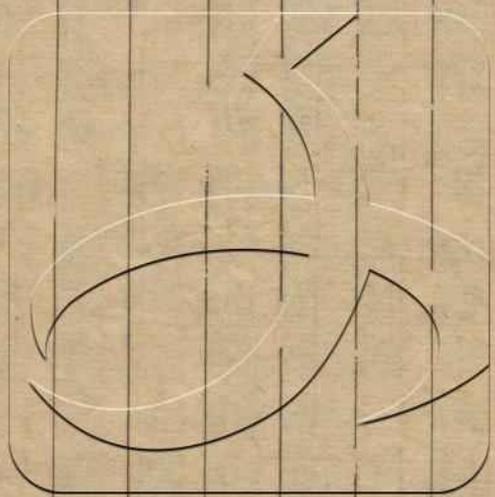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返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二王至今且千餘歲其中可稱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學者膠於智識深者倦於力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榻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目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烏鵲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耶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尙書其已至乎其尙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說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峴亭記

姚鼐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台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與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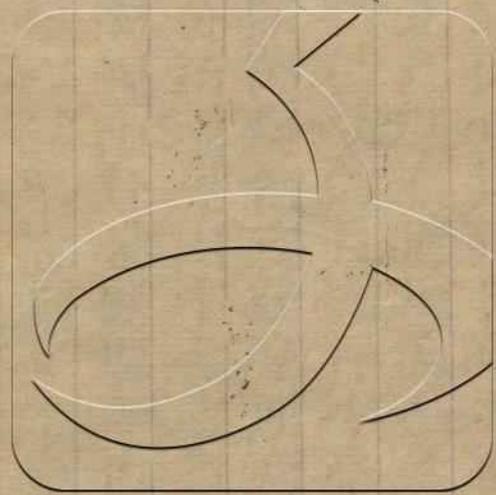
也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



紫石泉山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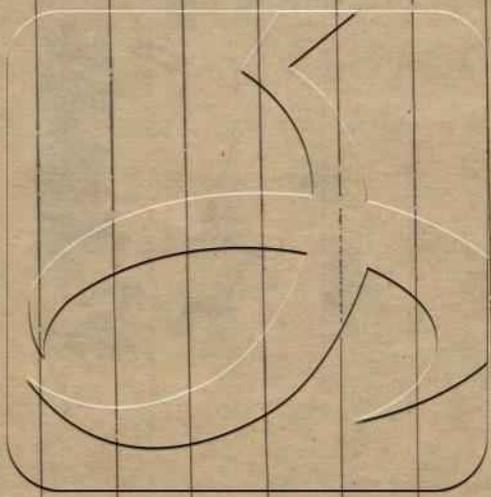
吳定

予家舊居歙西巖鎮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巖鎮上游
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
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桃李梅桂之屬竹閒之與門前之
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灑灑
流其上豫章尚書曹公秀先東游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
爲紫石泉山房者曹尚書也巖鎮有萬家之市而予家獨遠
市而居人跡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爲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
中幼穉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之跡而踐其庭以與游楊黃
蔡諸賢伍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科舉俗儒之學而予又私
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諷習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
歲以後始畢心力於四子之書四聖之易及凡六藝之文口



吟心繹奉以爲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敢隕越也
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
訓者又無幾矣回思入塾之初方冀與古人頡頏千載之上
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
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者棟宇初興黜聖鮮
濃泉甘竹綠童冠咸集讀書之音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
之間游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凋殘池亦竭矣此雖志得氣
揚之子追尋舊躅有不禁涕零者况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日
覽斯泉能不凄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
嘉慶二年根旁忽產雙芝是年予舉孝廉方正於鄉子邦佐
亦游鄉學里人以爲此雙芝之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烏足稱
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小子之幼志而爲此兆

與嗚呼是則誠瑞也已





黃婆洞記

盛謨

鍾鼎之旁有黃婆洞最奇險人罕有聞者余與于明水賓得之其徑由丹厓左行里許皆樵路入洞口識一潭潭上有池如偃月水溶溶欲出曰流月池于明書大字其旁刻於石少進有石橫立若榻能一人臥水賓以爲別榻由榻旁行數十步遇大潭有屋若屋覆其上曰磊思潭水澄碧有魚漣漣然游予與叔季嘗浴其處過潭歷險厓又上百餘步石皆壁立至峽峽上可遠望豁然中開其意蓄洩自存若一洞之關鍵焉由峽入水瀦爲三潭性淵泓若停澗有待四壁蒼厓旁有石室可藏書諸子號曰三盛潭循潭進路益險得石復爲一潭潭上多古木幽密相蔽望之隱隱若籬舍然逾林遂度石嶺曲折行及淘藥池池上有白曰丹曰云是呂岳搗藥之所

又折入其水散流欲亂曰小三疊少上越數坎石盡乃得平地世傳黃婆釀酒於此下有釀泉水味甘人服之輒醉云自洞口及峽由峽及釀泉凡數里皆逆上其徑危險從石隙草根匍匐攀援匡壁峭削若斷絕下視寒潭栗栗欲墜非好游而有力者不能至予兄弟幸以窮故得遇此洞力足以及之又諸子先後相取至十數輩皆好奇者於是紀其名字納諸石中亦足以見其久於窮而乃得一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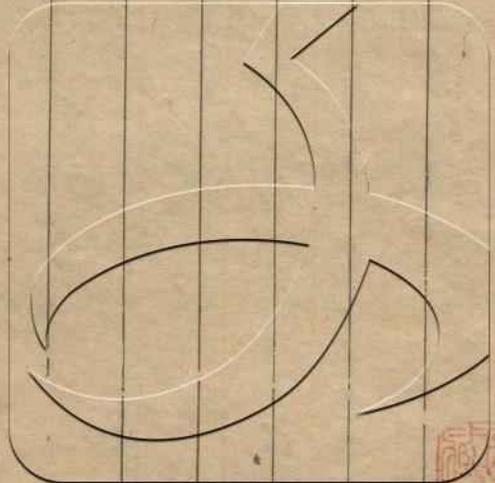
日新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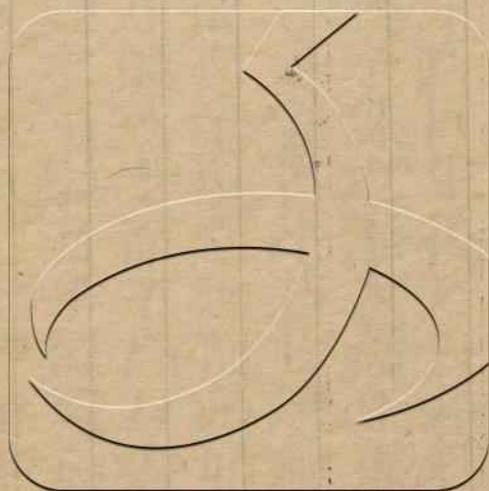
馮偉

毋亦博觀宇宙之間萬物之洪纖高下飛潛動靜其不變者必變者也其日變者不變者也何以明之星辰之循照山川之良行不變者也草木百穀之種落人民之生死禽獸之孳化日變者也然而天行有歲差星辰有脫敗山有崩陁川有遷徙或數十年或數百年數千年耳而輒移易其故處若夫草木百穀之榮悴人物之生滅其不能不榮悴生滅者往來自然之理然而草木百穀之萬品皆一果之遞嬗人物之萬形皆一氣之相續任舉目前一物有不胎於生物之初者乎雖千萬更換而花葉之紅碧圓掄毛骨之細絢緻鬆無有弗肖而人工不預焉故曰其不變者必變者也其日變者不變者也惟人亦然臟腑之燥溼骨理之堅脆毛髮之稀密其稟

生也有定分所謂不變者也心靈之闔闢日增月廓經緯騰
綠已且不能預擬而人烏乎窺之斯所謂日變者也然而臟
腑骨理毫髮始乃日生後乃日銷其枯癯白縐非一日也蓋
漸以致之雖養子珠之至人獲正果之禪伯無方以自却斯
非所謂不變之日變者乎若神魂神識之朗然者命於網緼
之初聖者不能有毫髮之加而頑如木石者卒未有毫髮之
損故孩赤之知能或老而不忘且書之所爲或夢寐而猶兆
斯非所謂善變之不變者乎蓋星辰山川特天地之皮毛骨
血而草木人物之生生化化乃所以見造物之功而爲天地
之心靈然則吾人之心靈固卽此身之所以自爲造化也與
而或者昧然不察是自廢潤其心而夷而與毛皮骨血等也
豈不哀哉予友許君玉良以日新名齋語予曰願吾子著其

義乃爲之說如此使知所謂日新者不失吾之故而巳矣以
石砥劔劔本自有其利也以杵鑿米米本自有其精也杵與
杵何與焉吾子識之其於日新之義何有





圖書集成

卷三十一

三十一

